



牛红英◎著

西方乌托邦文学 研究

XiFang WuTuoBang WenXue YanJiu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学术之星文库
XUESHUZHIXINGWENKU



牛红英◎著

西方乌托邦文学 研究



XiFang WuTuoBang WenXue YanJiu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 / 牛红英著. —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117-2224-9

I. ①西… II. ①牛…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5279 号

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63(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作者简介

牛红英 女，现为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于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多年。主持完成一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作为主要参与者在研一项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另参与完成省部级项目若干。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多篇。主要论著有：《西方乌托邦文学溯源之阿里斯托芬喜剧〈鸟〉》、《〈鲁滨逊漂流记〉与西方自然状态理论》、《〈鲁滨逊漂流记〉与西方乌托邦思想》、《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精选集》（英文版）、《英国文学通史》（共三卷，参与编写）等。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度青年基金项目“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编号：10YJC752031】的最终成果

序

常耀信^①

在哲学与文学范畴内,乌托邦是一种严肃而高尚的思想。对乌托邦文学在社会史和思想史上的作用绝不能简单地冠以“无非空想而已”的标签而等闲视之。乌托邦文学为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为人类指出了努力方向。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和有识之士都描画过人类理想生活的蓝图。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书,在我国古代出现的《礼记·礼运》等典籍,都是描述这种理想境界的醒目的例子。在现实世界,能够达到这种理想境界的国家和地区,应当遗憾地说,依然是寥寥无几。中外先哲所提出的这种美妙设想,从广义上讲,都属于空想,但对生活在迷蒙中的芸芸众生来说,它却宛似一座灯塔。它对社会和人类走向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乌托邦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牛红英的专著《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难得成果。作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多年,查阅了大量文献,从认真阅读和分析多部原著着手,透彻研究了西方乌托邦文学的诞生、发展及演变历程。除对著名的乌托邦著作进行独具特点的分析外,本书还把很多常被学界忽视的研究点也纳入研究视野,包括毕达哥拉斯主义,希腊化时代、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作品,蒙田、卢梭、伏尔泰、梭罗、劳伦斯的相关论述等,论证了它们在西方乌托邦文学传统中的重要性,为读者展现出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历史全貌。在我国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对于我国人民认识 and 了解西方,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必然会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具有许多鲜明的独到之处。首先,它认真探讨了西方乌托邦文学的起源。作者认为,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源头不是莫尔,也不仅是柏拉

①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关岛大学英语系教授。

图或阿里斯托芬,而是多元的。古典神话、古典哲学、古典戏剧、古代宗教、希腊化时代与古罗马时代的乌托邦文学等,都对人类的乌托邦意识进行了表述。《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精心选择了构成西方乌托邦文学传统的重要作品,全面研究了它们的继承与演变关系,发现很多貌似独特、专属于某个作家或时代的内容或形式,其实是对前辈乌托邦作品的继承和再写。作者指出,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多元性自古以来便一直在继续着,近现代西方乌托邦文学的种种因子都可以追根溯源至古希腊时期。自古希腊时代至20世纪,西方历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着内容和形式层面的继承与互文。这种继承或互文或隐或显,但很少被学界研究。作者认为,这些继承与演变关系构成了几千年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发展脉络,成为西方文学和西方思想的一种不朽的精神传统和遗产。

与此相连,《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对反乌托邦文学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作者强调乌托邦的悖论性,认为在西方乌托邦文学发展的初期,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已经同时存在于一体,二者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早已体现于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对乌托邦的向往和质疑一向如影随形。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之间既存在对立性,同时也具有互补性,两者是相反相成的。反乌托邦文学并非20世纪出现的新事物。20世纪不是反乌托邦文学的时代,也不是乌托邦已死的时代,而是以貌似不同的方式继续寻求乌托邦的时代。

众所周知,乌托邦文学对人类社会进步所发挥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它的批判性。然而,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乌托邦文学兼具艺术的审美功能。这是《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给予读者的一个重要启示。比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正文部分以乌托邦国的理想社会机制反衬了欧洲现实社会的缺陷,同时这部著作又以包裹着正文部分的副文本,如地图、书信、字母表、词汇表、人名和地名列表等,编织了一个精妙无比的叙事迷宫。这种文本的复杂性是作者莫尔刻意为之的,旨在凸显《乌托邦》的艺术审美性。同样,《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也没有因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忽略自己的艺术家身份。他曾说:“我之所以写一部书,并不是要加工一部艺术品,而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的。”《1984》在正文之后也有一个附录。《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一书指出,这个极少被学界所关注的附录作为副文本,与正文中的内容产生某种冲突,悄悄地解构了学界对《1984》的反乌托邦文学解读。此外,18至20世纪的不少乌托邦文学作品,如《2440年:恍然一梦》、《回顾:2000-1887》和《乌有乡消息》,所采取的梦叙事手法也暗示出作者对笔下乌托邦故事的美学效应的期待。

乌托邦意识永远不会消失。《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指出,乌托邦思想是人类

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意识,它与人性直接相连。人们谈论的乌托邦多为对社会和生活的理想和憧憬。这种理想和憧憬多源于人们对现实社会和生活的不满情绪。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别是永存的,其原因首先在于现实社会确实存在缺陷,与人们的理想相去甚远。另外,人类永远不会因为满足而停下前进的步伐。人性本身存在的这个永远不可解决的疑难,是乌托邦思想产生的根源,也是它永远停留在空想阶段的决定性因素。

总之,《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一书既涵盖漫长的西方乌托邦文学史,又最大限度地详细分析了各个时期的经典乌托邦文学文本。无论是针对西方乌托邦文学史还是具体的某部作品,本书都作出了独特而有说服力的解读。《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一书的各个章节都体现了这种解读的独特性。同时,本书的研究跨越古今西方乌托邦文学和乌托邦哲学,具有宏观、科学、深入、全面的研究视野。本书对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所有独特见解均以丰富翔实的文本阅读为基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我国今天的外国文学研究界能有牛红英的《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这种高水平的专著问世,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它和许多其他学者对这个命题所进行的认真研究的成果一起,无疑会在推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014.4 于天津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西方乌托邦文学溯源	6
第一节 古典神话	6
第二节 毕达哥拉斯主义	13
第三节 阿里斯托芬喜剧《鸟》	18
第四节 柏拉图对话录	26
第五节 古代宗教	34
第二章 希腊化时代与古罗马时代的乌托邦文学	43
第一节 希腊化时代的乌托邦文学	44
第二节 《真实的故事》:古罗马时代的乌托邦文学	54
第三章 中世纪西方乌托邦文学	63
第一节 《上帝之城》	63
第二节 《神曲》	71
第四章 16 至 17 世纪西方乌托邦文学	83
第一节 《论食人族》	84
第二节 《乌托邦》	91
第三节 《太阳城》	103

第四节 《基督城》	115
第五节 《新亚特兰蒂斯》	125
第六节 《利玛窦中国札记》	136
第五章 18 世纪西方乌托邦文学	143
第一节 《鲁滨逊漂流记》	143
第二节 《格列佛游记》	154
第三节 卢梭的乌托邦思想	164
第四节 伏尔泰的乌托邦思想	176
第五节 《2440 年:恍然一梦》	186
第六章 19 世纪西方乌托邦文学	193
第一节 《福谷传奇》	194
第二节 梭罗的乌托邦思想	205
第三节 《回顾:2000 ~ 1887》	214
第四节 《乌有乡消息》	225
第七章 20 世纪西方乌托邦文学	234
第一节 《我们》	235
第二节 劳伦斯的乌托邦思想	245
第三节 《美妙的新世界》	257
第四节 奥威尔的乌托邦思想	267
第五节 《沃尔登第二》	278
结 语	287
引用文献	294

绪 论

西方乌托邦文学以 16 世纪英国作家、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一书命名。也正是由于这个缘由,很多读者甚至学者将这种文学形式的源头归于莫尔。事实上,这种文学形式并非起源于莫尔。早在他创作《乌托邦》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乌托邦文学已经走过了诞生、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莫尔以及莫尔之后的乌托邦文学是这历程的延续。

“凡事开端最重要。”^①追根溯源,可以发现,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源头不是单一的,乌托邦的内涵也非单一的。莫尔杜撰的“乌托邦”一词用心良苦,强调它的悖论性本质和其中蕴含的张力,从而给伴随人类历史与心灵的那种追求理想生存却不可得的矛盾性意识贴上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标签。对这个复杂标签的解读当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从本质上讲,乌托邦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意识。很多思想家对此有所阐述。“乌托邦是人的本性所深刻固有的,甚至是没有不行的。”^②当代美国思想家保罗·蒂里希认为,乌托邦“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③。人性深处的这种乌托邦意识的外化或客观化则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具体来讲,人类乌托邦意识的外化有可能是政治性的,也有可能是生态性的、伦理性的,等等。从未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能一劳永逸地划定“乌托邦”这一理念所覆盖的疆域。所以,人们习以为常地将乌托邦狭义化为政治乌托邦的思路是不可取的,对乌托邦的解读需要多视角、跨学科。

① Plato. *Republic*. trans. J. L. Davies & D. J. Vaugha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377a.

② [俄]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13。

③ [美]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徐钧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14。

对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源头加以分析,更加能够证明乌托邦的多面性。与荷马同时代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笔下有关黄金族(即奥维德笔下的黄金时代)的神话堪称西方最早的乌托邦表述,但是这种表述却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这类古典神话蕴含的天、地、人、神四元合一的生态美学其实为人类乌托邦意识的最早外化。这是一种生态乌托邦的原型。随着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的论述和学界对当代深层生态文学的关注,这种古老的生态乌托邦的影响之深远已是不争的事实。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先哲毕达哥拉斯已经倡导一种超政治、超阶级、超种族的“天下一家”理念。他还亲自建立社团,对这种哲学理念进行实践。一定程度上讲,基督教的博爱等普世性教义和这种“天下一家”理念异曲同工。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也以这样的理念为主题。可以说,“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望在西方也根深蒂固,而且这种理念不以政治关切为核心。这种类似于中国大同思想的乌托邦构想呈现出另一种理想生活图景,即以博爱为根本的人类伦理乌托邦。相较之下,人们最熟悉的柏拉图式政治乌托邦是在黄金时代类型的生态乌托邦、毕达哥拉斯式的伦理型乌托邦之后才出现的。在柏拉图之前,阿里斯托芬的《鸟》等剧作已经奠定了西方世界的政治乌托邦母题,柏拉图的《理想国》、《克里提亚斯》、《法律篇》等带有明显政治乌托邦倾向的对话则从更多角度和层面、以逻各斯(logos)与迷托斯(mythos)并重的风格发展了这种政治乌托邦母题。

简言之,除学界公认的柏拉图之外,古典神话、古典哲学、古典戏剧、古代宗教等等皆含有人类乌托邦意识的客观化表述。或者说,近现代西方乌托邦文学的种种因子都可以追根溯源至古希腊时期。后来,追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的脚步,出现了西方旅行文学的第一次兴盛。很多此类作品,如《太阳岛》等,俨然已经和近现代西方乌托邦文学没有多大区别了。17世纪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的乌托邦作品《太阳城》的题目是对《太阳岛》题目的直接借用,内容上也不乏互文之处。遗憾的是,希腊化时期的乌托邦文学作品大多散失或仅存片段,不为后来的读者所了解,也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谈及西方的乌托邦文学,不能不提到反乌托邦文学。多数人认为反乌托邦(文学)是与乌托邦(文学)截然对立的。20世纪出现的众多反乌托邦文学,如人们常提及的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等等,都着力描述一个噩梦般的人类社会。很多学者由此断言,进入20世纪后,那种具有积极建构意义的西方乌托邦文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旨在颠覆、解构这种乌托邦的反乌托邦文学。这种断言产生了很大的误导作用。这是因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既存在对立性,同时也具有互补性。或者说,这两者是相反/相辅相成的。“反乌托邦并不是20世纪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发

明。……如果说在每一个乌托邦的背后有一个反乌托邦,即乌托邦者眼中的现实世界,那么在诸多反乌托邦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隐秘的乌托邦。”^①

假如我们摆脱长期以来的表面性和意识形态性质的解读,深入研究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源头、发展和演变,就会发现,在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初期,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早已体现于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文学作品中。表面的乌托邦叙事和隐藏于深层的反乌托邦叙事构成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内在张力和发展动力。比如,在《乌》这部剧中,阿里斯托芬对“云中鹬鹄国”的命名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充满自我解构意味的理想国名称。阿里斯托芬并非一个纯粹的乌托邦主义者。他更像是一位理性、冷静、期待中透着无奈的旁观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一幅理想社会蓝图的同时,也并非对自己的蓝图充满信心。他坦承无论多么努力,哲人王统治下的理想城邦都只能停留于理念世界,难以在现实中实现。^② 这样的自我解构特质到16世纪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莫尔大玩文字游戏,通过由信函、诗歌、字母表等组成的大量副文本,建构了一座充满自我解构细节的乌托邦叙事迷宫。

对乌托邦的向往和质疑总是如影随形。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质疑渐渐占了上风。到了20世纪,在《美妙的新世界》等所谓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中,质疑不再是遮掩的、隐性的,而是大张旗鼓的,对乌托邦的向往则悄然转为遮掩的、隐性的,退居于某个次要人物、事件或情节之后。不过,正是这些看似次要的细节无声地解构着表层张扬、凸显的反乌托邦叙事。以扎米亚京的《我们》为例,书中的大一统王国表面看已经实现了柏拉图-莫尔式的乌托邦政体,但却是个极端教条化、僵化的极权社会。如果对《我们》的解读到此为止,那么它的反乌托邦小说的名号就是实至名归了。然而,将《我们》置于扎米亚京的整体哲学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扎米亚京透过对苏联革命的思考,将视野投向了对全人类、全世界的命运的思考。大一统王国是作者眼中人类社会的“熵”状态这种精神疾病的体现。^③ 扎米亚京不仅要指出这种疾病,更是要尝试医治这种疾病。如此看来,大一统王国所代表的人类社会的“熵”状态就不是小说的核心信息和最终意图。扎米亚京的创作目的与其说是表现人类社会的精神之“熵”,不如说是要为解决精神之“熵”寻求途

① Manuel, Frank E. and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Oxford: Basil Black Well, 1979. 6.

② Plato. *Republic*. trans. J. L. Davies & D. J. Vaugha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472c ~ 474a.

③ [俄]扎米亚京:《论文学、革命和熵》,选自《明天——扎米亚京文学随笔》,闫洪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19~127。

径。突破、超越这种“熵”状态才是小说的最终目的。整体而言,这部所谓反乌托邦小说就不只是反乌托邦,而是以一种先破后立的姿态表达出对某种新乌托邦的探索精神。

自我解构是西方乌托邦文学叙事的根本特征,只是有待读者发现而已。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相互依存,没有此也就失去了彼。它们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它们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也赋予西方乌托邦文学作品以丰富的内涵和耐人寻味的空间。在不同的时代和作家笔下,有时乌托邦的一面是朝上的、显性的,反乌托邦的一面是朝下的、隐性的。在另一些时代和作品中,情况则正好相反。广而言之,所谓的反乌托邦文学依然属于西方乌托邦文学的范畴,而且是贯穿古今的乌托邦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历代西方乌托邦作家在探讨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可能性的同时,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因此,他们会以不同方式赋予自己笔下的乌托邦作品以审美性。具体而言,历代西方乌托邦作家都很清楚自己与乌托邦的距离,而距离产生美。纵观历代西方乌托邦文学作品,我们发现,作家笔下的乌托邦与现实总是有着时间上或空间上的遥远距离。换言之,隔着一定的时空距离观照某个乌托邦,它总是摇摆于真实与虚幻、可及与不可及之间。用马尔库塞的话讲,艺术中的世界是一种虚构的现实,在通常的意义上是“不真实的”。但是这个艺术的世界“不真实”,并非因为它少于既定现实,而是因为它多于后者,并且在质上“异”于后者。作为虚构的世界,作为幻象,艺术品的世界反而可能比现实社会包含更多的真实。只有在幻想出的世界中,事物才显出它原本可能呈现的样貌。由于这种意义上的真实性(只有艺术才能以感性形式来表现这种真实),世界便颠倒过来——现实中的世界显得不真实,显得虚假,显得是骗人的,而艺术中的世界反倒像是既有的现实和普通的世界了。^① 马尔库塞的话准确点出了西方乌托邦文学基于时空距离、虚实交织而产生的这种审美性及其隐含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良功能。

纵观近三千年的西方乌托邦文学史,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层面,不同时代的作品之间存在着种种继承、演变、互文关系。比如,16世纪的莫尔由于杜撰出“乌托邦”一词,使西方乌托邦文学从此有了恰当的名称。但是,新瓶装旧酒,莫尔的作品依然以航海故事为叙事框架,透过内容也不难找到柏拉图、卢奇安等人的影子。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的莫尔的“社会主义思想萌芽”也不过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前辈的作品或理念的变体。17世纪的康帕内拉辗转了解了希腊化时代

① [美]马尔库塞:《美学方面》,出自《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35~36。

的乌托邦作品《太阳岛》后,写出了自己的《太阳城》。18 世纪的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也继承了古代航海旅行的叙事模式,又在此基础上,令主人公多次出海,通过四次不同游历,从多方面探讨乌托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从中,既可以发现斯威夫特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等以往乌托邦作品的戏拟,也能领会其对后世乌托邦作家的启发和开路作用。

这些继承、演变、互文关系在每一部西方乌托邦作品的内容或形式中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单独阅读任何一部西方乌托邦文学作品,读者会被其中很多看似独特的地方打动,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通读西方乌托邦文学,就会发现,很多看似独特、专属于某个作家或时代的内容或形式是对前辈乌托邦作品的继承和再写。正是这些继承、演变、互文关系构成近三千年的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发展脉络,使之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和一条思想的历史之河。本书篇幅有限,虽无法将几千年来的所有乌托邦文学囊括其中,却精心选择了构成西方乌托邦文学传统的重要作品,在历史的、全景式的视野中展现、研究它们的继承、演变、互文关系,从一个庞大的侧面透视西方文学和西方思想。

第一章

西方乌托邦文学溯源

虽然从字面上讲,乌托邦文学得名于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但是西方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源头却在古代。学界那种以《乌托邦》为此类文学蓝本的界定将“乌托邦”的内涵狭义化,局限于政治理想国的范畴。事实上,西方古典神话、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古代宗教等等共同孕育了西方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文学。“乌托邦”不仅可以是政治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其他意义上的。因此,要追溯西方乌托邦文学的真正源头,我们首先需要跨过16世纪那部题为《乌托邦》的著作,从习以为常的政治解读中跳出来,将探索的目光投向更为遥远的时代。本章将沿着上述不同角度追溯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源头。

第一节 古典神话

在古希腊神话和传说中,可以找到西方乌托邦文学最早的萌芽。人们熟悉的诸如黄金时代、亚特兰蒂斯、乐土与潘多拉的盒子等等这样的神话传说,都具备明显的乌托邦文学因子。本节从古典神话、尤其是黄金时代类神话的分析入手,指出其中蕴含的乌托邦思想,并结合这种思想在西方文学中的表现及其与当代生态哲学的同质性,来解读古典神话的乌托邦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

西方古典神话中的世界架构有四个部分组成:天、地、人、神。很多神话故事都展现出人类栖居于大地之上、万物之间的诗意画面。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的神话故事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公元前8至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诗

人赫西俄德在其《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中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由高及低的五个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在最高级、最理想的第一个时代,人类被称为黄金族(the Golden Race)。黄金族的故事正是黄金时代类神话的发端。诗人这样描述黄金族的生活状态:

奥林波斯山上不朽的诸神创造了一个黄金种族的人类。……人们像神灵那样生活着,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可怜地衰老,手脚永远一样有劲;除了远离所有的不幸,他们还享受筵宴的快乐。他们的死亡就像熟睡一样安详,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出产吃不完的果实。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随处可见,幸福的神灵眷爱他们。^①

晚于赫西俄德约八百年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继承并发展了前者对人类历史时代的划分和他的黄金族概念,第一次提出了黄金时代的概念:

首先建立的是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没有法律,却自动地保持了信义和公道。没有刑罚,没有恐惧……山上的松柏还没有遭到砍伐……。人们生活安全,享受着舒适。四季常青,西风送暖,轻拂着天生自长的花草……。大地无需耕耘,便自动生出丰饶的五谷。溪中流的是乳汁和甘美的仙露。青葱的橡树上淌出金黄的蜂蜜。^②

显而易见,黄金时代的人们和黄金族的生活状态非常接近,一脉相承。人与诸神、万物共在,自然大地是人和万物共同的家园。

在西方古典神话中,还存在类似黄金族、黄金时代的神话故事。本书作者把它们统称为黄金时代类神话。其中,最广为人传诵的就是有关阿卡狄亚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希腊山区地带。有人认为,黄金族和黄金时代神话的具体地理背景就是在阿卡狄亚。这个观点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古代的人们普遍相信,在黄金时代消失后,只有阿卡狄亚的人们依然延续着那个时代曾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可以说,阿卡狄亚的神话和黄金族、黄金时代描述的都是符合人类生态理想的生活,具有内在的连续性。

西方古典神话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常识,这里无需赘述。黄金时代也进入哲

① [希]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7。

② [罗]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4。本书作者对原译文略做了改动。